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二回 借兔管珊寶毀西廂 寄螺鬢蓮因登道岸

蘭生歸後，先到程夫人處，只見程夫人正在同嬌紅檢做衣服的尺頭，蘭生看他忙，坐了一回，便來看雙瓊。卻不在房中，便走到機學房間，只見雙瓊低著脖子，在那裡畫圖樣呢。因走去笑道：「妹妹你方才為何走失，我們倒好找你。」雙瓊只管畫圖，不理。蘭生看這氣色，不像往常彼此有說有笑，這回改了樣兒，倒有些疑惑。因笑道：「妹妹吃了晚飯沒有，畫什麼呢？」雙瓊也不理他，蘭生只得涎著臉說：「妹妹為什麼不理我？」說著便挨著肩頭看他。雙瓊把肩一搖道：「什麼輕狂樣兒！你不要來理我！」蘭生心中慌了，也不知道開罪的緣故，因道：「妹妹為何生氣，我那裡有開罪妹妹的地方？妹妹同我說。」雙瓊道：「你是待人接物，這樣週到，肯得罪人麼？」蘭生想不出來，又笑道：「我有什麼過處？我想不出來。妹妹，你同我說，我來改。」雙瓊鼻子管裡哼了一哼，不語。蘭生呆呆的立著，停了一回，只得再央告道：「妹妹你為什麼總不理呢？我不好，憑妹妹的意思要罵要打，總使得，我也情願你打，你罵的，總不要不理我。這樣怪我，死了也不明白。」雙瓊道：「你要我理麼？理你的人多著呢！你到理你的地方去，這裡仔細辱沒了你！」蘭生方悟過為佩纜的緣故，然而自想並無得罪雙瓊，他的氣那裡來的呢？雙瓊又道：「我是粗蠢，應該落後。人家是會說會笑，又善趨奉，你應該迎接他，挽手同行，走在前頭，我叫你也不答應。」蘭生方知道這個緣故，因道：「妹妹你是明白人，我同他挽手，也是無心，你總要見諒我的。至於妹妹喚我，我也沒聽得，只是我用心不專，求妹妹饒我這遭，以後不敢了。我給妹妹陪罪。」說著打了一個千，不提防，腳下一件東西一擋，幾乎栽了一跤，引得雙瓊笑了，說道：「天報天報。」蘭生紅著臉笑說道：「好了，妹妹恕我了？」雙瓊笑道：「也未見得。」蘭生道：「現在鬧紅樹要成立桃花社做詩，他們已經議定了，要請妹妹同大姊姊去。他們冷秋嫂同雪姊姊、喜姊姊都要請過去。我們男客在外院裡，你們在意春軒，妹妹務必去的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是不會做詩，也不能作主，你們去鬧罷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來同寄母說了，請妹妹去，我替妹妹捧硯，你不去呢？」雙瓊笑道：「你捧硯，我也當不起，到這時候看我高興罷了。」只見明珠進來說：「姑娘早些睡罷，這幾天病方才好些，離了藥罐兒，還是這麼深黃昏的做這個，一回子又要噁心痛了。少爺、奶奶已睡了，蘭少爺也好去睡了，太太等著你呢。」蘭生看雙瓊自造的啞鐘上已過十二點，說道：「也好睡得了，妹妹也去睡罷。」於是雙瓊把圖樣收拾收拾，攜了燈，出了機房，同明珠回房。蘭生也到程夫人房中去睡不題。

次日芝仙果然先把這事稟明母親，說十六日要到燕姑娘那裡去看桃花，冷秋嫂也要去的，請母親帶著妹子同媳婦兒去。程夫人道：「別地方還可以去，他們的地方，有客人來呢，我們去了，倘然撞著客人，倒是笑話。」蘭生道：「這一日鬧紅樹的客人，除了我們幾個熟人外，其餘一概回去，只要求太太賞光，聽說是蘇韻蘭做東道呢。」程夫人道：「他不接客還好，這日倘然沒事，我就帶他們去玩玩。究竟比到園子外邊去玩好些。你們去問吳太太去不去，約他一約。」芝仙、蘭生大喜，蘭生便到素秋處，恰值佩纜也在那裡，央他去接孫奶奶、雪姑娘。蘭生笑說：「歐陽太太已經答應了，這日也要來的。」素秋道：「我們太太恐怕不肯，你們去同他說。」蘭生道：「寄母特意叫我來約姑母的。」佩纜道：「你進去說。」蘭生笑著去了，一回子又來，笑道：「姑母也答應了，叫我去打發轎子接喜姊姊、雪姊姊去。」佩纜亦喜，遂同蘭生到燕脚處，同他說明借用一天，當由姑娘署名。燕脚豈有不肯之理，也應允了。

二人感謝之至，回到幽貞館，到佩纜房中商量，擬起小啟的稿子來。那請帖已是隔夜寫好的了，這回子再加上歐陽太太、吳太太兩副。喜珍、雪貞聽得伯琴、仲蔚都在那裡，男子無非至親，便是秋鶴、介侯、友梅雖然客氣，也是幾代世交，相見不避的，你想女子深處閨中，丈夫老兄請他遊玩，又是至親相聚，又是內外隔絕，豈有不肯的道理。到了十五早，蘭生已把轎子打來，請他人園。二人就妝束一遍，喜珍帶著丫頭翠紅，雪貞帶著丫頭抱玉，上了轎。一逕到綺香園，從新公館大門進園，逕到天香深處，喜珍見了母親，雪貞見了姻親母，又各與素秋相見了，親戚姊妹談了一回，再到程夫人那裡來請安。恰值珩堅、雙瓊都在房中，又彼此問了好。青年姊妹相見，親愛自不必言。芝仙在文玉那裡，蘭生趕了過來，手中拿著五份請帖，一個邀啟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兩位姊姊到這裡來，我好找呢。剛才派來請帖，要我分發，你們那裡連姑母的四份我送去了，他們說方才到這裡來呢，我把請帖擱在那裡，邀啟上都替你們寫了到字。這五份請帖，兩份是芝哥同我的，三份是寄母同大姊姊、雙妹妹的，這個啟也要請大家看看。」喜珍、珩堅笑道：「蘭生真胡鬧，這麼不關照我們，你就寫到字呢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們明兒偏不去，橫豎『到』不是我們寫的，看他怎樣？」雪貞道：「明兒同姊姊游龍華去。」蘭生道：「罷啣，就算我是專擅，也是知道你們的意思都肯了，方敢替寫的。這麼著，我去叫他們重寫出來，請你們親寫到字，如何？你們明兒要玩龍華，我是不依的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呆孩子，他們是玩你呢，著急到這個份兒！」蘭生道：「寄母，你不知道，他們因我專主，同我怄氣不去，我不是丟臉麼？」雙瓊笑道：「這回子為何你把這個帖兒小啟拿在手中，不繳上來呢？你不給我們看，真個不去。」蘭生方把啟帖送上，眾人先把帖子展開，上寫著：

二十日千刻鬧紅樹賞花結社薄治花尊恭請蓮輿責臨一敘。

蘇瓊檢祿
怨速早降。

男子的帖上寫著二十日午刻鬧紅樹賞花候教，其餘也與女請帖相同。珩堅笑道：「韻姊姊到雅得很呢。」雪貞道：「看這個啟說的什麼。」蘭生道：「你們快些看了，就交出去，他們還要去請別人呢。」雙瓊道：「我來錄出來。」喜珍道：「我來錄後半段。」於是大家到書桌上寫出來，便把原底交出去。裡邊眾看錄出的啟文云：

夫惠連秉燭觴詠，問簷角之寒梅，錦囊學步。大抵名流清興，繡閣真才，每行樂於良時，或聯芳於暇日，而況塵中蘇李雅有高懷，天上蕭篤皆知。官韻當此仙都鬱綻，露升霞濃，平添三月韶華，耐寫十分春色。是宜結金閨之侶，賡白雪之吟，特備瓊筵，先除花徑，伏願美人公子分斟，浮白之杯紅袖黃衫，共悅踏青之。駕鶯花紅玉，辟冰雪之聰明，中轡相如，競風流之才調，用修短句。恭迎

詩仙莫吝前驅致貽後罰
桃花詩社公啟

珩堅笑道：「這個啟還做得新鮮，我們倒要去賞光呢。」雪貞笑道：「又是蘭兄弟鬧的鬼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冤枉死人的，確是佩纜做的，我不過改了十幾個字。」雙瓊笑道：「結了這個詩社，以後也不是一會的，須要定個章程，不能使一個人獨請我們，每人須捐助幾兩銀子存在會裡，以後要開社，就使用這公款。有人不到，須預先告假，也不能因不到將公款提出，只好不到的吃虧，還須公舉個會長，提調社中人事。就是紙墨、筆硯、茶酒、菜蔬及經費，統由這社長管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聞社長是輪值的，這社的詩誰好，下班就是誰。不過就在園裡幾個人，園外的一概不能當社長，若園外的人要獨開一社也使得。至於提調社務，因佩纜最高興，就叫他做。」程夫人道：「現在這社是誰作社長呢？」蘭生道：「大約是燕脚做社長了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我雖是玩玩，並不入會，也不願擾他，我捐助二十兩，以後我要來便來，都不管了。」喜珍笑道：「母親助二十兩，我就每社助十兩，這回子先交三十兩，作三社的公費。」珩堅、雪貞道：「我們也是這樣。」蘭生道：「雙瓊妹妹不必交分子了，我昨兒已交給他三十兩。這回子因蘇姑娘做東，請他一班送葬的，他初次不肯收，我強教燕脚收了，他說這個三十兩，只好算下社的費了，雙妹妹就在我這費上算罷。恐怕寄母同大姊姊、喜姊姊、雪姊姊要交這社款去，也只好下一社除算了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我不管他除不除，通共這二十兩為止，我到一回，也是二十，到一百回，也是二十。你索性去問問你姑母同素嫂怎麼辦？」蘭生道：

「好，就去了。」不多一回，便走回來笑道：「姑母也是二十兩，素嫂先出二十兩，我都取了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我們的也交給你送去罷。」於是大家取銀出來，蘭生收著就飛也似送去。豈知被程夫人一開這端，園中的人也都湊起來，知三等也不好不出，倒

每人出了十五兩，蘭生又加上二十兩替雙瓊出的。總共除韻蘭、佩纓不算外，共湊了數百金。韻蘭獨出一百兩，連佩纓也在其內，集成巨款，統去交給燕卿。燕卿不收，只得交提調收了，放到舖子中收息，以便逐漸的支使，以後修花神廟便提用此款。這且慢表。

且說十五這晚，秋鶴在燈下寫信，寄回家中，頗有感觸，要到幽貞館去談談，韻蘭有兩個天津熟客在那裡，秋鶴不便去擾他，因到延秋樹尋珊寶。珊寶正在那裡批《西廂記》，看見秋鶴來了，也不立起來，笑道：「我正想你，要找你來，你看我批的好不好？」秋鶴走過去，同珊寶並坐在一長方凳上，笑道：「寫的什麼？」珊寶笑道：「《西廂記》，我很不服，現在批這幾行，公允不公允？」秋鶴道：「這部書本來我也不甚歡喜，你批的什麼，到要請教你的見識。」便一隻手勾了珊寶的香肩，一面看道：

《西廂記》一書，為才子佳人寫照，固也。但所謂才子，不但論才，必當論品；所謂佳人，不但論貌，尤當論德。所謂士重倫常，女重名節。絮係出青樓，自論固不與同例，第以之論人，則當觀其所處，不能以己之不足重輕，而於人稍有偏護也。絮觀張珙、鶯鶯之為人，一則狂且無賴，一則蕩女淫奔，試觀酬簡一齣在牆角石畔云云。鬧齋一齣，要看個十分飽云云。此等所為，張生真是一個淫棍，毫無忌憚之心。鄉黨自好尤不肯為，而仍以才子目之，其酬簡一齣，不啻西門慶之於潘金蓮。未央生之於香雲，非獨不得為小人，且不得為狗彘矣。其酬韻琴心前後諸折，見崔氏之不守閨箴，淫蕩越禮，明明是一個下等之娼妓，勾引媚人，毫無廉恥，傷風敗俗，千金小姐，萬萬不然。夫《紅樓夢》之黛玉，與寶玉如此相親，不能受寶玉一句輕薄重話，偶有所聞便為褻慢，必與相爭反目而後已。黛玉豈不愛寶玉乎？盡必如此自防，方為金閨身份。崔氏者，非惟不及萬一，且欲為黛玉滌穢受溺，恐黛玉亦必恐其污，洩而逐之也。不惟此也，驚豔折雲，盡人調戲，■香肩，只將花笑拈下二句賣俏勾人，竟如極不堪之淫婦，滿面風騷，以待浮薄少年，引誘至上句尤為不堪。夫人各有妻有媳有女，肯盡人調戲而絕不與較乎，抑人之調戲為倫常應有之事律例中所不禁乎？金閨女子，人家一見，已覺羞地無容，而乃可以調戲？且可以盡人調戲？必如下等之娼，或者猶且假裝門面，乃千金小姐，偏甘之勝飴，直是一隻母狗隨著一群公狗，彼此輪交了無顧忌，而金聖歎乃贊為大方，大約金聖歎之妻之媳之女亦必如此大方。盡人調戲，同公狗之於母狗也。其謂張生好色不淫，大約他人奸他妻女，他亦不以為奇，仍謂發情止禮也，苟不如是，何其袒張崔一至於此也。至於詞句雖有佳者，然往往入以不可解之俗語。夫詞曲之句，先貴乎文，乃以魚目混珠，則駁而不醜，亦非金壁。世之閱西廂者全無見識，為聖歎所愚，附和同聲，盛稱其美，豈不大可哀哉！

秋鶴看了，拍掌稱妙，笑道：「你的見識品行，即此可見不凡。韻蘭所交的姊妹，都是如此，真清氣所鍾也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你看到底服不服？」秋鶴笑道：「豈但服云乎哉？還要五體投地呢。」又笑道：「一句話我要問你，你怎麼知道西門慶同未央生，潘金蓮品簫，未央生捲舌的戲文？你演過麼？」珊寶把秋鶴打了一下，笑罵道：「下流東西，你打我的趣來，為什麼不去把這話同你韻妹妹說？」秋鶴笑道：「他正正派派的，見了他，我的心神已收攝起來，那裡還敢唐突？」珊寶把臉一沉道：「我不是不正派，你應該調戲麼？」秋鶴見他猴急，便笑道：「好姑娘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你莫惱氣，我因見姑娘和氣，不像心頭狹窄的，一句話兒受不起，這回子我的話本也造次，以後你留心，我若再有開罪，任憑你不理我。」珊寶方才心裡釋然。只見謝湘君那裡一個小丫頭送上一個紙包來，交給秋鶴說：「姑娘從杭州帶回的，叫我送給老爺。」珊寶道：「你姑娘回來了麼？我同你去看他。」秋鶴道：「莫忙，等我看了這件什麼，也同你去。」珊寶遂止了步，同秋鶴拆開來，只見這個包，大可如碗，密密糊好，上寫著敬煩湘君賢妹，帶交韓秋鶴收啟，名內具。珊寶拆開，裡面有一封書信，封面上寫著遺囑附交秋鶴仁弟收啟，子文絕筆。又有一封寫著韓秋鶴親啟，蓮因上。秋鶴笑道：「奇了，吾也並不認得什麼蓮因，他是誰呢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你看這裡麵包上寫的什麼？糊得這等堅固，是怎樣的寶物呢？」秋鶴看時，見寫著癸巳年四月初八日，罪人金翠梧封於太原西門外白衣巷，待贈韓郎秋鶴收。秋鶴還不知裡頭什麼，及解開一看，乃是一個青絲螺髻，心中就猜著大半。先把子文的遺囑一看，略述以前情節，說兄到任後，即痛斷芻索，五內摧傷，竟生一病不起，所遺弱息秀芬，年十五歲，尚未字人，辱荷知交，敢以塊肉相累，為擇一婿，以慰地下。弟死後，已囑令暫從蓮因居海印巷，剩歷年所積宦囊千金，悉以交付。俟吾弟得信後，即為妥置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伏枕作書，無任悲感，如兄白鳳絕筆。二月十五。秋鶴看了這封信，這個髻，已是五內摧傷，淚珠直進，及拆蓮因的信，看道：

方外負心罪人金翠梧，法名蓮因，謹致書於：

韓郎秋鶴哥哥別六年矣，同心之誓無日能忘，只以恨海難填，愛河易竭。太原一走，渺若人天。所遭唯言，夫儒婦毒。五月以後，即被驅逐出門。自問委骨他鄉，難回故里，幸逢善識，得以為尼。遂於癸巳浴佛之辰，在太原西門外白衣庵削髮，萬無善計，忍奉慈悲，煩惱難捐，慘無天日。

秋鶴看了益覺傷痛起來，連珊寶也揮淚起來，便打發小丫頭先去。忽韻蘭同湘君也來了，說要看這位金姑姑的信呢。忽見兩人出淚，便道：「怎麼你兩人絆嘴麼？」珊寶拭淚笑道：「你看這個信，傷痛不傷痛？」湘君道：「果然可憐，我不看信，也知道了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髮髻做什麼？」湘君道：「是金姑娘的了，我們看信罷。」於是先看了子文的遺囑，再看這信，到出家削髮的地方，韻蘭也想著自己以前的遭際，大略相同，就一陣的心酸，眼淚自然流出，湘君等再看云：

竊念與

君識面，三年相見以心，相親以體，乃一困於母惡，一苦於家貧，鵲巢東西，良緣強割，此後儂如飛絮，君作浮萍，鏡裡蕭郎，畫中愛寵，玉蕭心事，冀報來生。金屋風流，難期此日，乃中道又變，覆水不收，於是決計遁入空門。儂除罪孽，詎庵中淫穢，師姊連根，是摩登婀娜一流。與劣紳夏姓通姦，臥榻之旁，幾遭不測，於是空桑三宿，設法潛逃。天不絕人，幸與貴友白公相遇，彼挈眷赴浙江任所，依同海燕，殃免池魚，青眼之隆，皆推烏愛，遂蒙位置於西湖海印巷。本胡大人別墅，太夫人舍以居尼，自是花影觀空，草堂儻過，參開戒色，始知向來懊惱，與我不了相關。惟白公遭意外之殃，夫婦繼謝，只留秀芬小姐現住巷中，白公臨死有遺書囑為轉交，一並附上，其如何設法諒君與白公交情素密，自有良圖。方外人已了塵緣不敢聞此事，茲因謝道友之便，寄繳前來，當時所剪之煩惱絲一頭繫置君前，以了宿果。所有秀芬妹妹位置，請速定良謀。環俟得回信後，還當親送前來，以報白公盛德。謝道友豔述園主汪女史之情，為君平生所心賞，果能如是，失一金翠梧於前，得一幽貞館於後，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。但願自此之後，善事新交，毋生枝節，茫茫苦海，亦好回頭，不勝盼禱之至。綺香園群仙大會，傾動一時，環有夙願未酬，擬借三弓，建花神廟一所，經費千兩已交謝道友帶來。請先與主人一商，如尚不敷，再為設策。所有不盡之意，謝道友均已知之，請與商問。

即望

福音並頌

鈞安不一。

秋鶴重把螺髻詳視，只有哭的份兒，癡癡呆呆，坐著擦淚，也無暇計及後來的話兒。還是湘君解勸了一回，秋鶴自己回去，把髮髻及信收藏，也不再向珊寶處找湘君問話。自此之後，飲食無心，不上三四天，便瘋顛起來。直待環姑到了申江，與他見了，方才病好。此是後話。

韻蘭等談了一回，見秋鶴不來便走過去，見秋鶴和衣睡在那裡呢。湘君便喚他起來，說：「蓮因還有話呢，你也不問一聲兒。」秋鶴滿面淚痕，起身說：「他有什麼話？姑娘請告訴我。我本來要想去見他，我只因韻蘭妹妹賣家一事，還未辦妥，我的意思要想先把這件事辦了，再去找他。我只想談一談，也看他怎麼意思。」韻蘭道：「你白姑娘的事怎樣呢？」秋鶴道：「這事只得求求妹妹，蓮因說要造什麼花神廟，已經籌了一千經費，倘妹妹肯辦這個我想就請白姑娘住在那裡。倘有合意的，就給他定了親，也就完了平日開銷，據我這位亡友說有宦囊千金，取了些薄利，也盡好敷衍了。」韻蘭道：「花神廟的工程，我久有此意，尚未同你們說過。我前年秋間，曾夢到一處，是一個百花宮，廟門前還有一只亭子，亭子裡一碑，我也沒去看他，據說有我的名字在上頭，倒

也罷了。後來我到一處，裡面十分華麗有許多仙女跪了接我，說我是這裡總花神。因有一位姊妹要來相見，奉敕旨詔我去相會，要我去點醒他，我想我有什麼法兒去說，仙女給我一個錦囊，當中僅有八句詩，僅記得有『莫為多情誤，今生色是空』兩句，說只要把詩解釋他聽，後來便模模糊糊的醒了。我想這是妖夢，豈知現在眾姊妹都聚在綺香園，花神之名，倒也有些意思。若造了這個廟，我們大家塑一個生像在這裡，倒也有趣呢。」秋鶴道：「你當日到百花宮騎鶴的麼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秋鶴笑道：「我當時好像也到那裡，變了仙鶴給你坐，我也遇見翠梧，不知說些什麼好。是你教給我說的，總是叫我不要同他好的意思。後來我還送你回來，怎樣醒的我也不全記了。」韻蘭掩著口笑道：「奇了，你怎麼變起鶴來？湘丫頭必定知道的，替我們解釋夢旨如何？」湘君笑道：「我又不是仙人，橫豎到將來，自然知道的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這個夢，我倒明白。」韻蘭道：「你明白，你替我說。」珊寶笑道：「秋鶴同你就是詩經上的一句說甘與子同夢。」韻蘭紅了臉說道：「你的窮嘴，有什麼好話！」

湘君道：「我們說正經話兒，你要造花神廟想揀什麼地方？」韻蘭道：「梅雪塢西北，天香深處的東北，靠著圍牆有五開間兩進庭心，東西六間廂房，非常寬敞，我初起把他做了乩牆，若把這個改作花神廟，最為合宜。旁邊又有三開間側屋兩進，就請白姑娘住了。這所房屋是我初進來時候新造的，只要修理修理便好了。若要建個碑，也可以使得。就豎在庭心裡頭，是極妙的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可惜這個園不是你的，我們費了許多心，將來你這位莫太爺回來，連你同花園一並歸去，我們只好可想而不可及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你去了這幾天，還不知道麼？現今這個園是穩穩的韻丫頭的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也未必穩。」珊寶道：「憑據既在你處，他又無嫡親子孫，就是有了，也不敢出頭，還有什麼不穩？」湘君道：「這位莫公到底那裡去了？」珊寶道：「他因不戰而逃，軍前正法，又因吞蝕軍餉，還要抄家，後來說他並無家屬，方才免了，這個園豈不長占了麼？」湘君道：「他費了許多心，買這個園，一旦憑空讓去，也可憐見的。」珊寶道：「韻丫頭早已替他招魂設祭，托金山寺僧替他做四十九日功德呢。」湘君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韻蘭拭淚道：「我幸虧他一提才有今日，細想起來，總對不起他。」湘君道：「你替他暗帶三年孝罷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你沒見他頭上已經換了銀紮心線麼？」湘君一看，果然如此，說：「你這麼著，總算不負他了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們不要同湘君說別的，我還要問翠梧的事呢。」湘君道：「他說向來很是鍾情，現今悟澈塵緣，一切看淡，不過說你本來同他極好，他也沒有負你的心思。不過今昔異時，他近日的工夫，稍有心得，斷不肯再墮塵緣，自尋煩惱。我就試他倘然秋鶴來會你，你怎樣待他？他說他有他的因緣，我有我的因果，各人幹各人的。就是找我，他也未必有益，必定要來擾我這死灰槁木，果然是不知自愛了，不過以前究有一番恩愛，也是數中注定的。須知我與他的交好，僅能止此，不能再加一分。我今把這煩惱絲寄他，就算我的身子已經歸了他似的，已是算我格外的愛他。若還要像從前的妄想，我只是一味遠避，恐怕他以後的墮落更深，我也不能救他。況且他的結果，終在韻蘭那裡，與我不相關。他肯順了定數做去，將來還不失韻蘭處的本來，否則墮入泥犁，恐非數十世不能抵銷呢。」

韻蘭笑道：「我與秋鶴並無交好，有什麼結果？本來恐怕他疑忌我們，創此不平之論。」湘君道：「他倒並沒這個心思，他還說秋鶴與你本不能有肌膚之親，但秋鶴有捨身一節，是意外忠心。將來璧合珠聯，亦或不免。然上下相續，於秋鶴究屬不宜。總須屈辱忍尤，方能抵銷，這也前定之數，不可說明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同蓮因到底知道我們前世是什麼投生？現在有這番歷劫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你也問得奇，我以前的話，不過談言微中，究非神仙中人，可以預先算得。你問我，你做了主人，倒不知道，我能知道麼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你夢中騎鶴到百花宮，大約是百花宮的主兒子，我們便是你屬下。」秋鶴聽了這些話，只在那裡歎氣，口中吟道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燭成灰淚始乾。」珊寶笑道：「方字始字還不妥，我替你把這方字改個難字，始字改個末字，更是纏綿不已。」湘君道：「我有一偈，你們大家參參，誰說得好，就是誰的根行深厚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湘君寫道：

有想無想 是真非真 不物於物 不形於形
逸我者死 勞我者情 來因去果 水到渠成

秋鶴道：「這個算得偈麼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你莫多說，我來證明他。」因在旁邊寫道：

我本無想 我本無真 形物相寄 死果生因
塞靈棄智 太上忘情 欲問歸宿 眾妙之門

秋鶴道：「你說到歸宿，說到眾妙門，還有痕跡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有四句，給湘丫頭看。」也在旁邊寫道：

離恨得恨 得恨離恨 不出恨天 便是恨境

湘君道：「因果何在？」韻蘭道：

空王莫把靈根產，自有仙山第一香。

湘君笑道：「靈修不昧，韻丫頭畢竟有些來歷。」秋鶴道：

我願為卿靈鶴使，石榴裙下拜三千。

湘君笑道：「可兒可兒，我究竟不如你們聰明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難道我注的八句，不如你們麼？」湘君道：「海中珠彩天中月，宛轉心頭一樣明。若是你庸庸碌碌，也不混到這園來了。」珊寶道：「湘丫頭已入元門，說話都有奇妙，但當初我也學過真覺，無從著手。」湘君道：「此甚容易。」因把大指食指作一圈道：「你可知道麼？此入德之門也。」韻蘭道：「此太極也。」湘君又用右手食指在圈上一架笑道：「韻丫頭雖極聰明，此卻不悟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誰不知是天龍一指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可又來你猜不到了，這是儒家中庸之中，僅是一指，方是天龍悟道之意，又謂不二法門。」秋鶴道：「你都是禪機，究竟我與翠梧的結局如何？」湘君道：「我也不過妄說，但佛家的工夫，最忌紛雜，所以獅象座下，稱為不二法門。你把他給你的信細細參詳便知道結局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伴響過來說：「姑娘還在這裡麼？佩姐姐等了好久，說明兒的事還要同姑娘商酌？好一早吩咐出去。林姑娘那裡差人來，也等在那裡，說還要一個大天幕，不知姑娘意思要用碧紗篷，還是用五色錦幃，請姑娘回去定奪，好開了貨房門取出來給他拿去，明兒早上好張起來。」韻蘭道：「什麼事都要問我，他還不好做主麼。」湘君把金錶看了一看，說：「已經一點鐘了，明兒起身要早些，我們散罷。」於是韻蘭安慰了秋鶴一番，同湘君、珊寶去了。秋鶴獨自一個人把螺髻同信取出來，反覆研看，想著從前的交情，又傷感起來。哭一回，想一回，又看一回，螺髻覺得萬箭攢心，恨不能立刻去見翠梧，求他回心轉意，不要再做姑子，現今是自己做主，可以踐舊盟了。又想韻蘭這般待我，情真意摯，落落大方，又不好負他的。若為了翠梧，特意到西湖上去，又恐他多心，說我不能始終如一，況現在他這等時髦，並不看輕我秋鶴，他的意思，必然深遠，我怎好再出園門呢。又想翠梧信中說善事新交，大約知道我認識韻蘭，所以有吃醋的意思。但是你也不想想，我豈是負情的人，我在外洋回來未久，向來但知你嫁了人，總不能出來，何嘗料到你做了姑子在西湖上呢？我早知道也早來了。就是韻蘭也是無意中相遇的，又想白子文這般結局，我不能在臨死時會他要我朋友何用，現在只剩一位小姐，托我撫恤照應，我固然義無可辭。韻蘭為我情分上，特意要收拾房屋，請他住在園中，並許我俟翠梧送秀芬來的時候，好同他見見，並無醋意。已是體恤到十二分，他房屋是現成的，修理也容易，我怎麼好說等不及一月半工夫，巴巴的就去見他呢。又想秀芬來了，必當便同他擇一快婿，恐一時不得其選。我朋友中子弟皆小，不過蘭生尚未定親，但蘭生家中這等局面，不知開了口成不成呢。這時候秋鶴的腸子真是一刻九回，呆呆的坐著。

外邊已是四更，只得睡了。朦朦朧朧，好似已到了杭州海印巷裡，看見翠梧頂上圓光，花容憔悴，在那裡坐著哭泣。旁邊子文正在勸解，見了秋鶴，便埋怨道：「你怎麼到這個時候才來，他日日望你，聞得你戀著一個姓蘇的，就忘了故劍，他便執意自戕，絕粒了三天。我勸他進食，總是不肯，你自己去勸他罷。」就走去。秋鶴含著淚上去，叫了一聲，覺得心中說不出話來。翠梧見了秋鶴，便抽抽噎噎的哭起來，說道：「負心郎，害得我好苦！我的從良出於無奈，後來逐出，我要一死，也不難，只為想了你情深，所以吃了十萬辛苦，做了姑子，要留這一條性命。同你相處一場，你到去新交，不思舊侶，我腸子已餓斷了，咽喉也哭啞了，你早到三日，我尚能有救，現今已來不及了，我好恨呀。」說畢便望後一仰，栽倒地上，死了。看他手中猶拿著一個髮髻，好似要寄來的意思。秋鶴這個時候，又驚又急，大哭起來，連下邊住的丁兒都聽見了。卻原來是一夢，淚濕枕函，這個心好似恍恍惚惚還

在那裡，便就模糊起來。丁兒走上來說：「老爺，天大明了，還做夢麼？」秋鶴聽得了，也就起身，丁兒去拿洗臉水來，請洗臉。秋鶴呆呆坐著，也不洗。丁兒道：「水涼了，洗罷。」秋鶴點點頭，又不洗了。丁兒道：「我來擰一把罷。」秋鶴又點著頭。丁兒擰了，秋鶴只略略擦了兩擦，便把手巾放在桌上，支頤坐著。少頃送上茶點來，也喝了一口，吃些點心，一回又要吃稀飯。及至送來了，只吃了半碗。韻蘭也替秋鶴想了一夜，這時恐他愁悶，梳洗好了，親來看他。丁兒告訴夢中哀哭的話，韻蘭走上樓來，秋鶴見了，連忙雙膝跪下大哭起來，說：「妹妹你不要怪我，我不知道你在那裡出家，韻蘭姑娘是我心愛的人，也與你一般看待，你莫把韻妹妹算量窄的人，怪起他來。」韻蘭看這個光景，倒呆了，笑道：「秋鶴，是我呢。青天白日，見什麼鬼！」秋鶴定神一認，見是韻蘭倒臊起來了，說：「妹妹你怎麼來得這麼早？」韻蘭道：「今日詩社，我所以起了早來看你，你覺得怎樣？」秋鶴道：「也沒怎樣。」韻蘭道：「吃了些什麼？」秋鶴道：「好似吃些，想不出吃的什麼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真也可笑，吃東西都忘了，我與你到燕腳那裡去。」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。